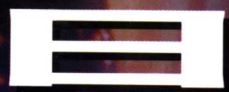


落

● 广尔 著



国内首部描写大型娱乐场所
生活的小说

揭示娱乐场女人命运归宿，
性格弱点的力作

彩虹

“黄赌毒” 灭人性 势趋落日
反腐败 出重拳 力挽彩虹

落

● 广尔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彩虹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落日彩虹 / 广尔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7

ISBN 7-5059-3846-0

I. 落... II. 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28481号

书 名	落日彩虹
作 者	广 尔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10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叶 子
责任校对	蓝 盾
责任印制	李寒江
排 版	欣欣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62 千字
印 张	11.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846-0/I·2964
定 价	21.00 元

引 子

李老倒在小姐怀里！

李老，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赤身裸体倒在一丝不挂的三陪小姐怀里！

这消息犹如春天里的第一声炸雷，轰响在这南国都市的上空。尤其令主管文化娱乐的省委副书记唐凯一时缓不过神来，雷声震得他发蒙、发傻。彻夜未眠的他和他的部下们像一尊尊兵马俑杵在那里。清脆的电话铃声划破静谧的夜幕，几个人像诈尸一样猛一激灵。医院专家治疗小组的消息：“李老已于凌晨十五分去世，原因是突发性心脏病……”唐凯感到全身像被雷电击穿，肢体麻木，膝关节凝固，神经中枢不听招呼，想坐都坐不下。

良久，唐凯才恢复了所有知觉，陡地，跌坐在大班椅上。他是那种知识型的领导干部，清瘦的身材，斯文的面孔，儒雅的风度。一副度数不高且造型精美的眼镜时而架在高高的鼻梁上，时而转动在纤弱的手中。他一向不大声训斥部属，从不使下级在他面前难堪，可眼下却发起火来。

“胡闹！简直是胡闹！”大家印象中他还是第一次拍桌子。“你们接待处怎么搞的嘛，怎么能带老人家去那种地方！”

大家面面相觑。

2 落日彩虹/广尔著

接待办刘主任，一位面色慈善，给人坦实和信心的矮个子小声解释说：“保健医生说李老有泡温泉的习惯，这对他的风湿有好处，可咱这里离温泉有一个多小时的路……刘主任就带他去了‘梦之都’。”

唐凯玩弄着铅笔，这是他每次在常委会上发言的习惯，语气沉重而缓慢地：“李老是我们的老首长，他戎马一生，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下，可……现在，本来他提出想到曾战斗过的地方转转，去香港看一看，了此心愿……瞎！这怎么弄得……我怎么向领导，向他的家人交待！”

“我们真不知道李老有心脏病呀……”接待办主任拖着哭腔。

“行了！有你哭的时候。”唐凯走到桌子前。“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善后工作。那个什么‘梦之都’夜总会先停业检查！”

唐凯提到的“梦之都”夜总会，在这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这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交替闪烁斑斓多彩的霓虹灯组成的“迎接新世纪”和“迎接澳门回归祖国”的巨型标语证明着所属地的重要，这么醒目显眼的口号没有理由不出现在一个值得万众瞩目的地方，和这政治色彩浓郁的标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变形夸张的人体造型，这些造型很容易使人想到巴黎的夜总会广告和澳门葡京大酒店的招牌。

灯饰、喷泉形成立体、变幻的绚丽画卷；流行音乐夹杂着现代噪音组成流畅、舒展的都市浪漫曲。其间也跳出一些沙哑和喧嚣的音符，不管怎样，迪斯科舞厅现代豪放的节奏多少给夜都市注入了一些活力。

就在五个多小时前，接待办刘主任还在绘声绘色地给李老介绍着：“改革开放以来，夜生活的确有了质的飞跃，这在十年前怕是不敢想吧，李老……”

李老给予难得的认可：“从形式上看和香港没有两样嘛。”

刘主任不无自诩地说，内容上说不定比香港还开放。记得十多年前和李老一样资格的老革命对开放后的变化大为不解，有的甚至伤感流泪，因为这比从国民党手中解放过来的都市其奢华富丽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主任问李老：“这次香港考察没有转一转？”

“你是指……”

“呃，我是说没有去玩一玩……”

“哪有空哟。”

在刘主任看来，李老的推诿之辞的确不高明。他决心让李老补上这一课。所以吃完晚饭，他就将奔驰车停在灯火通明的“梦之都”大门外，一个侏儒侍应生麻利地打开车门，虽然他来不及车门高。

李老略显醉态，但很清醒地悄声问刘主任，这里老板怎么找这么个人，既不合残联的规定，又褻渎了这么好的门面。

刘主任给李老说，这正是老板的高明之处，你瞧，这一下车，客人的优越感不就体现出来了吗。他们还能不慷慨地大把掏钱吗！

李老不置可否，仍在仔细琢磨：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观念不同吧。

歌舞表演厅里正表演着豪放的歌舞和具有震撼力的音乐。炽光闪耀，烟雾腾腾。

李老摇摇头：忒闹！战火纷飞的杀场也没这么闹腾。

4 落日彩虹/广尔著

刘主任早有安排但还是殷勤地征询：“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

穿着漂亮的传统旗袍的咨客小姐将他们带到桑拿部。就像穿越了一个世纪。四周都是现代的表现人体美的壁画、浮雕，有些干脆就是一些裸体照片的翻版。李老心里有些发怵：“小刘，这地方不好吧？”

年轻的刘主任虽然正在攻读心理学博士，但他不知道李老所说的不好的真正含义，他劝道：“放心，李老，这楼顶飘扬的可是五星红旗，这夜总会是市里改革开放的典型单位，一年创收的利润顶一个中等企业。原来由国营公司经营，现在已拍卖给私人经营。这可是市里人民常来消遣的地方。李老，您不会脱离人民吧……”

李老内心的矛盾并没有消除，只感到像是在一个十字路口，走，有红灯，不走，大家推着你。

刘主任安排的是最高标准，当然这是针对那些外商的。在刘主任的心里，他是绝对崇拜这位老英雄的，他外商有什么，一定要让老人家享受一把！

可这豪华包房对李老说来，可真有点勉为其难了，他还从没有在这豪华的环境中裸露过自己的身体。正当他脱得所剩无几，欲除去最后一块遮羞布时，传来敲门声，他忙将衣服穿好。门开了，一位小姐进来。几乎透明的衣着，充溢着诱人的美和青春气息。

李老紧张，动作有些麻木。小姐柔情似水：“大哥是先干蒸还是湿蒸？”

他隐约记起半个多世纪前在敌人的狱中也曾有小姐叫他大哥，那是向他索取党组织内部的领导人名单，他冒着被砍头的危

险推开了她。可如今,已对他和他的组织构不成任何危险的小姐,他感到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随,随便……”李老敷衍着。

小姐很职业也很耐心地帮李老脱着衣服,每当她纤细的手指无意蹭着他的肌肤时,从未有过的震颤和亢奋如波浪涌来。标志着人类两种类型和两个极端的肌体相拥着,走向蒸汽室。

浓浓的蒸汽从由电脑控制的高档进口设备中蔓延开来……

这蒸汽虽然裹着香味儿,但李老觉得就像那战场上的硝烟,呛得他难受;室内扬声器传出的带有重金属声的音乐就是那枪弹声声;血,那是一张猩红的小口,这红色触动了他已显脆弱的神经。突然,他发现了目标,那是一对暗堡横亘在他冲锋的途中……他出汗了,汗水渗遍他布满伤痕疤痕的躯体。

小姐往瘦骨嶙峋的躯体上抹洗浴液,她不理解老人身上这些伤疤的来历,试图能为他清洗去这些难看的痕迹。她的秀发不时扫拂着老人“地中海”的头顶,那对坚挺的被老战友误认为暗堡的乳峰不时在老人的眼前晃动……

而李老总觉得是在冲锋,向那两个白色堡垒冲锋……跌倒
了,爬起来。他精疲力竭了,但还未成功……

浓浓的蒸汽中,突然传来小姐惊恐的尖叫声……

第一章

—

公元二〇〇〇年,世纪之交的春末。

这座号称亚洲第一的综合性大型夜总会,突然之间像被定格一样,变得毫无生气。五颜六色招牌上的霓虹灯光因不再流动而显得死气沉沉。

总经理汪善德,体态肥胖得看不出任何棱角,他面目慈善,属那种智能型的管理人员,此时正着急地围着喷水池边转悠边打手机。

“拜托了,麻烦你找找‘干妈’走走路子。行,费用全包在我身上……”

“大哥,情况怎么样?什么!这下可栽了,这下可栽了……”

“黄老弟快救救驾吧……”徒劳的忙活只能说明他在努力着。

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秦剑君,一名英姿飒爽较男性化的女警官,她随联合缉查组人员从大厦后门出来。刑警小张向她报告:“秦副队长,从消防、保安等方面找不出什么问题来,经营上存在有色情服务,但这也只是个别现象。”

“像这样的突击检查，走马灯似的，别说他们，我都烦了。我看让他们内部自己处理吧，看自检的情况再定。”临上警车前，秦剑君突然想起什么，忙拨通手机：“……我找编辑部的敏记者。……对，敏初……”

敏初是秦剑君的男朋友，确切说是未婚夫，他们正准备登记，只是各忙各的没有完成这一手续。敏初接到来自一线的通报，兴奋地叫着：“太及时了，我这就给老总汇报。谢谢你啊，剑君，晚上我请你吃饭。”放下话筒直奔总编室。他边走边开始构思着标题。职业的敏感如同给他注入了一剂兴奋剂。这不仅仅具备新闻价值，就是对当前的“扫黄打非”、反腐倡廉的形势都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有文章可作。

总编辑孙乔，近六十岁的老报人，满头白发，过于干瘦的身体与他的干练、精明相得益彰，退休前他在顽强地站好最后一班岗。此时正埋头处理稿件。敏初兴冲冲进来：“孙总，《都市周末》特稿有了！”

孙乔忙将注意力移到敏初递过的字条上，轻轻念道：“老红军醉倒古战场 三陪女惊艳‘梦之都’，好！既有反腐内容，又能抓住读者心理，文字呢？”

“还没写呢，这是刚收到的材料，情况千真万确，事件够戏剧性的，我马上去现场采访。”

“嗯，要注意一定要实事求是，摸清本质，是偶发事件还是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孙总编多年饱经风雨的经验与教训使他更老谋深算，凡事先从退路着想。也就在这片刻的迟疑之中，省委唐凯副书记的电话打来了。孙乔告诉唐副书记报社也接到读者材料，正准备派最得力的记者去。唐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他拉过信笺记录下来。

孙乔叮嘱敏初，省委领导有明确指示，尽早探明事实真相，

报道要与公安机关核实,注意真实性……

敏初跃跃欲试:“我马上就去调查。”

孙乔也挺振奋:“好,敏初,《都市周末》的整版都给你留着。”

有关三陪现象的报道,报刊、电视上几乎比比皆是。耳濡目染早已司空见惯,但人们很少从理论上分析研讨,见诸报端的多是一些花边新闻和案情模拟再现。敏初真想把这事当做一个课题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妓女与嫖娼现象不仅死灰复燃,而且不断蔓延扩散。尽管政府职能部门采取各种严厉措施进行“扫黄”,但三陪人员如雨后春笋,呈日益发展的趋势,乃至构成了一个另类生存群体,使许多婚姻和家庭趋于夭折解体,成为侵袭阳光下美好生活的一股恶雨腥风,也成为诱发各种犯罪现象的滋生瘟床。

原来三陪从业人员基本上是家境不宽裕的贫困阶层,可现在发展到什么人都有,甚至有知识阶层,大学生。金钱的魔力驱动着这些女性抛弃了传统的羞耻心,贪图安逸的虚荣心使她们这支堕落大军不断壮大。另一方面,“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又为这种丑恶现象提供了一个无视道德羞耻的社会环境。这又反过来激励一些女人为改善物质生活而自愿沦为这样一个被世人打入另册的特殊群体中。在敏初已掌握的材料里,还有对造成这一悖论的深层原因:现今社会拥有一支庞大的性消费群体,在作为三陪从业人员的支撑力量。

可李老爷子算不算这支大军的中坚分子,还是偶尔涉足,敏初很想弄他个水落石出。

二

敏初与秦剑君二人同属龙,今年是本命年。从哪个角度看,敏初都像高大威猛略显迟钝的恐龙。乍看谁都不会感到他是搞文学工作的,如果不戴眼镜,整个儿一个球类运动员。而秦剑君一身男孩子气,长得大气、娴静,有点“奶油小生”的味道。二人虽相差十二岁,但形象上相差不大,颇有夫妻相。

他俩相识纯属偶然。两年前,在拯救一起被抛弃少妇欲跳楼自杀案的现场,是敏初那潇洒的凛然正气和诙谐幽默的语言打动了已站在十二层楼顶女儿墙上的少妇。没想到也打动了站在灭火云梯上的秦剑君,她第一次认真地看清了这位小有名气的记者兼栏目主编。他威严得像一个老师正给同学们上课,他自然得就像对弟弟妹妹谈心。当那裸妇一头扎进这位现场采访记者怀里的时候,她心里像打翻了醋瓶,尤其是那少妇被拉走前丢给敏初一句赞语:“你真是大龄女的杀手!”更使秦剑君极为不服。左想,好像年轻姑娘不识货;右想,自己不算大龄女为什么就不能涉足!

几天下来,两人围绕此案的进展与报道越混越熟,这是一次双方都受益的协作,当然大赢家还是敏初,他占据了女警官的芳心——秦剑君的初恋。此后,二人利用工作关系推动着个人关系的不断发展。尽管敏初一再以年龄理由让她再想想,再考虑,但秦剑君一直没有再交其他男朋友。现在,敏初又搭顺风车到“梦之都”,他像对小妹妹一样嘱咐:“千万别说我是记者,要不她们很难倒出些什么。”

秦剑君玩笑地:“这是你们记者的信誉度太低,好赖一通乱写,只要能迎合读者口味就行。好吧,就说你是我的头儿……”

“不行，不行，那她们更敏感。你们警察没有不问的。”

“说你是我老头。”她话里有玩笑的成分。

“人家说正经的。”他不想开玩笑。

“这还不正经啊，咱们都快结婚了，你还怕什么！”

敏初解释里包含着说服：“我不是这个意思，咱俩关系不能太密切，我是说在她们眼里，不能让她们知道我为你工作，或你为我工作。噫，这么说吧，你就说我是来体验生活的，写小说、电视剧什么的，或许她们能给我透露点什么……”

秦剑君爽快地：“行！不过，你得记住，你说了一个谎，就一定要再编造十个谎去维护它……”

“我能给你说什么呢！”马渝穗无可奈何地对敏初和秦剑君说。她是“梦之都”歌厅的“妈咪”，属于那种看上去正统，标准的职业女性。齐耳的短发，高挑的个子，妆化得很淡，没有过多的修饰和装饰品，一身整洁，都烘托着都市白领丽人的形象，但也让人感到近似一个过于阴冷的老姑娘的外观。

大厅里空荡荡的，开的灯很少，显得有些阴森。

马渝穗显然没有把他俩放在眼里，肆无忌惮地发着牢骚：“出个屁大的事，上边就停业整顿。变着法罚款扣钱，这钱还没赚呢！这不，树倒猢狲散，小姐们都跑了，她们要吃饭呀！最倒霉的是汪老总，我看他跳楼的心都有，真金白银投了几千万呢，还是港币。”

敏初摸不清这个女人的心思，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出了人命不会只是屁大的事吧？”

马渝穗冷笑一声：“噫，你说那老革命呀，这事就更难说了，你是说小姐算计他，还是什么人谋害他？”

敏初忙打断她：“我什么也没说。”

“这不就结了,是他自己心脏或是心理上承受不了。有贼心没贼胆就别上这里来嘛。”

敏初倒认同她的说法,随着点点头。秦剑君捅捅他。

马渝穗不无感慨地:“我看得出,这老爷子活得累啊。他清廉了一辈子,不该栽在这儿呀,哪怕是作什么狗屁报告在台上过去,也能算上个为革命倒在岗位上吧。我说,你们笔下可积点德,就说老同志是为了锻炼,充实革命的本钱而不惜丢了老本吧,我的大记者。”

敏初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是记者?”

“什么人我没见过,隔着裤子看不出你有多少种,我马渝穗这上个世纪就算白活了!”说完她径自走了。

敏初目瞪口呆。

秦剑君忿忿不平:“这家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敏初倒挺欣赏她的精明和直率,沉思片刻道:“粗俗之真话,胜于粉饰的谎言。如果在她嘴里听出报纸的社论来,那就假到底了……”

三

唐凯坐在沙发上看文件。他想冲茶,可暖瓶中无水,他只好去冰箱取出一罐可乐。这是一个缺少打理的家,没有高档电器,没有装饰,根蒂是缺少女主人。没有女主人也就没有了温馨。这里只有唐家父女。

女儿唐文回来了,她兴致不错,与父亲打招呼。她的出现多少带来了欢快,否则,这里只是唐副书记另一个办公室。所以,父亲抱怨了。

“文文,你每天都搞得这么晚,都干啥嘛。”

“没啥，到处跑跑。”

“到处，不会是夜总会、桑拿浴吧？”

“那是下一步……”

唐凯感到问题严重，放下文件，习惯上的敏感促使他不吐不快：“来，坐一会儿。”他把可乐递给女儿。“文文，你在国外是学酒店管理的，可回来几个月了，一直不务正业，起码不接触正业……”

“爸，国内酒店上档次的，人家大都由外国集团管理。不上档次的都在乱来，杀鸡取蛋者有之，自取灭亡者有之，这就是我调查的结果。”

“我看你有些放纵自己，自从你被那小子甩……”他感觉语气过激，忙换了个对方能接受的说法。“你与方家二少爷分手之后。”

“爸，不说这个行不行！”

“问题是回避不了的，爸希望你能从过去的阴影下走出来，振作起来。文文，爸就剩你一个亲人了，我怕再失去你呀。”唐凯的嗓音异常浑厚，如果不是当官，他有可能成为一名歌唱家。加之动了真情，他后面的两句相当动人。

唐文感动地偎在父亲身边，抚着他的一头白发：“爸，你活得太苦了，太累了……你就答应小姨吧，她可一直在等你呀。”

唐凯陷入沉默。他知道女儿提到小姨，对他意味着什么。其实，在他妻子去世前，妻子的妹妹就与他有着暧昧的来往。妻子出走后，她妹妹也想以填补空白来替姐姐减轻一点罪孽，但都是为了影响，政治上、进步上需要的完美，使他作出了一生以来最后悔的抉择。而那至今未嫁的小姨成了他官升一级的牺牲品。“人生就是一种牺牲。”他始终这样为自己的过失解脱。他是爱她的，他把爱的起点定在了仕途结束之后，把最折磨女人的

残酷手段强加给了她，等吧。

“你怕什么，我就不明白！”唐文不得其解。

“孩子，你是不明白，爸在这个岗位上，顾忌的事情太多，为了影响，就得要牺牲。”

“可你这牺牲没有给他人带来什么好处呀，反而给小姨还有我带来不幸和痛苦！”

是啊，唐凯何尝没有痛苦，但为了将来，将来是什么，能否带来更加的幸福，他内心一片茫然。还是那句话：“文文，等爸退下来……”

“退下来，退下来，你们呀，不到彻底去见马克思，就放不下这个架子，你没听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有个老红军倒在小姐怀里的事呀！”唐文把那块尚未弥合的伤疤又揭露开。

唐凯一惊：“这么快就传开了？”

“现在是信息时代！”唐文叫道。

唐凯首先意识到的是亡羊补牢，截断扩散的源头。他径直去拨电话。

总编孙乔还在值班，这是他的老习惯，每天零时前，他都像冲锋的战士在奋力拼杀，到一交稿付印，也就是一占领阵地，打扫战场的事就交给他人了。此刻，他正在听唐副书记打来的电话，桌上是吃了一半的方便面。

“是，是，遵照两不原则，不轻易下结论，不多加渲染……”孙乔毕恭毕敬。

敏初进来，示意稿子已经完成，孙乔让他先坐。从孙乔的表情和语气，他猜着了八九分。淡化！这样的事太多了。

敏初将文稿摔在桌上。孙乔忙护住方便面，调侃地：“你想砸我的饭碗啊。”

敏初故意气他：“像这种饭碗砸了也就砸了。”

孙乔将话挑明了，省里指示明确，家丑不可外扬，维护老革命的脸面，明天见报，小豆腐块，要虚掉一切不利字眼，澄清一个事实：心脏病突发。孙乔望着突击出来的文稿，叹了口气，让敏初将这篇稿子还是卖给书商，杂志上一发，照样有效益。他还特地做了个点钱的动作。

唐文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憧憬的知识女性，她渴望真正的爱情与富有激情的生活，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她比一般女人高明，具有超前的眼光与意识，她在审视了许多同龄女性的生活后突然悟到，她原先所追求的理想生活又是多么的可怕。作为女人，在追求到经济与感情的“安全感”时，稳定而舒适的婚姻生活同时也在腐蚀着她及她们的心灵，吞噬着那一点点上进心，慢慢蜕变成一个庸俗的妇人，也可以说是一种动物。但唐文却没把这种得到作为终结，而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她是一个追求生命激情而不甘让岁月风尘遮蔽了灵魂的女人。能有这种追求在现实中不简单啊。

可唐凯却无法理解女儿，从传统观念出发，他以为女儿始终是在挑选意中人，而没有把她这种要求独立的人格看在眼里。而唐文一直没有向父亲袒露更多，这也是一种变异，大凡女儿与父亲都难以交流什么，如果是母亲与儿子倒有沟通的可能，这也许是中国国情吧。

是不是自己要求太多了，太奢侈了，太超现实了，唐文有时会产生这样的疑虑。许多朋友的例子反而佐证着她的判断。她断定她与其他人不一样，如果当她获得了一个妻子想要的东西后，很快就会对那安定、平静或麻木的生活产生厌倦，也时常会被一些莫名的冲动所折磨。但这冲动被传统角色所束缚，被道